

震川先生集

一三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公移

讞詞附

蠲貸呈子

呈爲乞蠲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浙之寇蘇松爲劇蘇州之寇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五日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分道寇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子遺賊船結艖新洋江綿亘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吾凜然孤城僅僅自保於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

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資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剝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間能冒白刃藜羹藿食耕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一二而亢暘爲虐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槁死畧盡古者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有兵荒賦調併于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子祖孫爲國家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餘年矣常時災沴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希曠蕩之恩惟是今日

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異有百年所未有之恩迄今
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司開倉征歛如故鞭笞之
威更甚往時百姓囂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爲朝
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上之所以求于下
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
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上安下順而兩不相
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
若今日之事得無類畋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
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
家賜戶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

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
慮耳自古國家多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
流殍有司不以實聞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
於不足慮之中自倭賊凌犯無賴之民所在爲之鄉
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寡爲衆者此也卽今草竊
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聚枹鼓數起近者嘉定
縣令巡行阡陌頑民嘯聚豎激變之旗至白晝擄殺
縣學生員令乃狼狽而還置之不敢問人心易與爲
亂如此豈可不豫爲之所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自
權此寇百役俱興庀兵簡徒增陴浚隍無一不出于

民而海防之豫借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且輸數倍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租盡爲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愚民旣不敢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災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爲東南億萬生靈少乞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蚤賜施行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處荒呈子

呈爲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

月海賊屯聚境內四散燒劫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
歲不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寇盜蜂起節蒙巡撫都
御史屢爲聞奏萬姓感悅以爲憲臺憂國愛民之誠
至于如此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
朝廷有曠蕩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
不至病勢日劇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爲力然猶宛
轉號呼于其側以求須臾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瀆
而不已者也伏見邸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
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兌二百一十
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兌

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兌運四百萬石之中折兌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兌欲得比紹嘉靖十年更加寬多庶于准折之中得蠲貸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蓋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止盡崑山之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吳江之邊當時蒙糧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太倉嘉定爲災荒第一今邸報却以崑山與長吳等縣一同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畧分等第庶于通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

年每畝分爲十甲輸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變舊法定爲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厘七毫官爲收貯自行顧役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糧銀而實增加三四萬兩之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爲解竊見海上用兵于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甃城敵臺兵杖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

給不於田賦則于大戶與夫詞訟贓罰等項並不取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銀蓋有神輸鬼運而莫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炤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冊重復科差變亂成法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今日時宜非盡爲蠲貸百姓決不能安其田里糧銀終亦無所措辦况海賊尚在猖獗之際毆民爲盜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爲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爲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舸
妻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爲妻纔及暮歲夫卽病死
本婦數欲引決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
姑本寡婦並厲節操晝則共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
頃刻不相違離恩愛逾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
里莫不高其獨行于本年七月內姑患痢疾六十餘
日肢體潰爛床第腥穢婦抱持寢處澣濯垢衣人皆
爲之掩鼻婦獨自以爲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
姑時爲之強食未死五日前日日悲哭水漿不復入
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卽屑

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
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婢冬女隨行至舍西池
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二歲果畏笞不敢言
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乃死婢尚不敢言
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尸兩手猶握茭
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遠近來觀者
無不殞涕先年夫弟營子舸葬婦欲爲同穴夫弟遂
巡未應婦卽捐已貲使人爲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
姑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爲二縫以爲兩褥
其死蓋先定非倉卒自引決者某等思得婦人之從

夫要以致死爲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
係於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爲有關於化理之原
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
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暮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
操凜若冰雪孝道通於神明迨老母旣終其天年卽
自從夫子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罔不得宜纖微委
曲之間畧無可議比于其他死節尤邁等倫誠絕異
之姿卓越之行也爲此具呈乞轉爲聞奏施行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鷄犬不寧自廣德

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劫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爲第一
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爲准理者蓋以
敢爲欺誑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
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恇擾不能安生田
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爲戶徵收之際互相
推調又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戶
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
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爲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凌遲

處死三名口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凌遲
斬絞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
二唐開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二十四人今以區區
二百里之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
犴充盈拳桎蓬垢投地鳴號未嘗不爲之惻然痛心
也使此輩果當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
濫者寧可不爲之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
歲察院會審頗蒙採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
知觀候顏色逢迎意旨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
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掠鹵之習浸

以成俗土風剛猛睚眦之恨輒致殺人又有所謂白
捕者專誣指平人爲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
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真而或被株連之
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罹羅織之冤蓋一時有
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日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
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
恕以清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意至於
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夫過之大者可以宥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

寧自處于不經誠恐悞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
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
罪而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
先皇帝恤刑之赦蓋好生之德矣 聖天子大赦之
語蓋雷雨作之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
宣聖人之德意施曠蕩之澤於窮絕之鄉使覆盆之
下咸仰日月之明解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
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以不寃而有司亦與其休矣
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
名平者多後患鬻棺者欲其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